

蔣鼎文口中的張學良

趙同信

蔣鼎文上將字銘三，浙江諸暨人，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一月二日逝世臺灣，曾任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西安行營主任，陝西省政府主席，第十戰區司令長官，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抗日戰爭緊急時期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冀察戰區總司令，民國三十三年與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指揮所部與日軍游戰於豫中、豫西，筆者曾任蔣上將麾下師長參謀處長等職。民國三十七年蔣鼎文當選國民大會代表，筆者亦當選河南考試國大代表，來臺後與蔣上將共事二十年，時相過從，承他多次口述由筆者執筆記錄張學良的故事及西安事變內幕秘辛，歷歷如繪，茲將往日筆記抄錄如後，以供史家參考並請指教。

張學良字漢卿，遼寧省海城縣人，是張作霖的長子，天資敏慧，相貌秀美，舉止英俊瀟灑，為民初四大公子之一。中英文造詣均佳，騎馬、開車、駕飛機，件件精通。十六歲任東北軍旅長，廿歲升任軍長，廿八歲繼其父張作霖為東北九省軍政長官。三十歲任國民政府陸海空副總司令。為蔣委員長麾下第一員大將，少年得志。民

國廿年時，不僅是東北九省軍政領袖，且為華北軍政首要，黃河以北各省唯張學良之命是從。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上將，位尊貌美，態度瀟灑俊逸，言談文雅風趣，當年的電影女明星，京戲名伶，大家閨秀，爭相以結交張少帥為榮，各省省主席晉見，三言兩語，不等畢詞，張少帥即能全明來意。民國十七年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被日軍炸死，張學良不畏日本威脅，英明果斷立即通電投効中央，擁護統一，贏得舉世喝采！十九年通電擁護南京國民政府。率部入關，使汪精衛倉皇而逃，閻錫山、馮玉祥擴大會議散場，閻馮偃旗息鼓，全國額手稱慶！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軍一夜之間佔領東北，張學良一槍未放，厚顏不抵抗而失國土，全國大譁！行政院長汪精衛親飛北平，對張學良說：「漢卿兄：您身為東北軍政長官，守土有責，竟一槍未放，而使東北陷落，國人皆不原諒，我為您計，特來親自勸您，您最好當機立斷，率領您的部下，即日出關收復失地，為您的前途，為國家的前途，為現在，為將來，是最好的唯一可行方法！」張學良聞言不悅道：「汪先生，

我能抵抗得住日本嗎？我的力量够嗎？以全國的力量尚不足，要我去收復東北，不是變相的消滅我嗎？對不起，您的好意，我不能接受！」汪張二人話不投機。汪精衛雖是能說善道，再三解說，怎奈張學良不接受，汪精衛只得乘興而來敗興而返，汪離平時，張學良也不送至機場，表示堅決不接受汪的意見，氣憤填胸的汪精衛由平轉飛南昌，與駐在南昌督剿共匪之蔣公面商，汪告知蔣公：「張學良不聽命令，不明大義，自私自利，我（汪精衛當時任行政院院長）一定要撤張的職，否則不能維護政府尊嚴……」蔣公婉答汪：「張學良東北雖失，尚據華北數省地盤，擁兵數十萬，若撤其職，彼不接受，豈不內戰又起？宜緩圖之！」汪氣極無奈，返京後即通電全國指譴張學良：「厚顏無恥，不明大義，愧對國家，我今辭去行政院長，你張學良倘知羞恥，應辭職以謝國人……」汪即日離京赴法，行政院一時形成羣龍無首之局面。蔣介石迫不得已，由南昌返京，先自代理行政院長，另以孔祥熙為副院長，代行院務。人事佈置就緒後，乘專列火車，至保定，電張學良來面商要公。張學良由北平至保

定，登專車晉謁蔣公，蔣公溫言：「漢卿：東北失守，全國大譁，汪院長因您辭職，但國事並未解決，國事至此，您如何打算？」張學良答：「汪精衛是個政客，有意犧牲我，我決不聽他的，鈞座愛我良深，唯鈞座之命是從！」

蔣公鄭重對張學良說：「國事如此，您為執政大員之一，今後如何計劃，應當詳告！」張稱：「一、我願率部收復失地，請公全力支援。二、我辭職以謝國人！」蔣公曰：「以目前情況言，您可先辭職，以平民怨為最好！」張即起立答：「我現即回北平辦交代！」蔣公曰：「事不宜遲，可在車上辦理交代！」張聞言深知蔣公旨意，即復坐提筆直書：「各軍、師長鈞鑒：良愧對國家，辭職蒙准，兄等今後應均服從蔣公命令，各守崗位，深信蔣公會愛護大家也。此致各軍師長！張學良手啓」

當日張學良即隨委員長專車南返，車抵南京蔣公問張欲何往，張答願出國考察。蔣公即送銀洋十萬元，以做餞程。張赴滬，戒除烟癮，隨即赴歐洲考察！民國廿四年張學良由歐洲返國，晉謁蔣公，蔣公溫語問考察心得，張答：「我在德義停留較久，留心彼邦強盛之由，推行民主政治，需有個英明領袖。如無英明領袖，一切落空！」蔣公復問：「你願做什麼工作？」張答：「唯鈞座命是從！」

蔣公以張學良出國考察頗有心得，遂派張為剿匪副總司令，代理總司令，主持剿赤全責。信任之專，愛護之厚，期望之殷，無以復加。不幸後來演變出雙十二之變，國人皆曰：「張學良小事聽

明，大事糊塗！」西安事變之前一日，張學良告訴蔣鼎文等高級將領說：「明晨各位要將鞋子穿好！」各高級將領以為要夜間演習，不以為意，及至半夜各高級將領如蔣鼎文、陳誠、陳調元、蔣百里、邵元冲等，皆由夢中被喚醒，關在西京招待所，身不由主，坐若囚犯，相顧失色，唯陳調元態度比較從容，將紙烟、刮鬍刀私帶身邊，坐牢無聊，取出吸用。其他將領見陳坐吸紙烟，伸手討要，陳笑曰：「今天吸我一支，明天須還千支，刮鬍刀用一次，租金百元！」最躁急而不安的為邵元冲，竟乘衛兵不備，開窗私逃，甫落地，即為衛兵舉槍射殺，各將領更惶恐不已，蔣鼎文將軍私寫一字條，請衛兵轉交張學良，衛兵初表不敢，蔣對衛兵說：「我是蔣總指揮！與張副總司令為莫逆老友，你將此條送交他，不唯不受處罰，而且還會得重賞！」衛兵始接受，一小時後，張學良親臨招待所，單提蔣鼎文面談：

張見蔣握手說：「對不起，受驚了！」
蔣答：「不是對不起的問題，您意欲何為？」
張說：「我絕無殺害領袖之意，欲兵諫，使停止內戰，一致對日！」
蔣問：「老先生現在何處？」
張答：「現在楊虎城特務團！」
蔣說：「糟了！楊虎城性行粗暴，您既以老先生為重鎮，向中央談判。不能確實掌握老先生，倘楊虎城不聽，您如何得了，趕快將老先生捉回，自己掌握！」

張連忙點頭說：「很對！我馬上即將老先生

接到我的特務旅，您現在可以跟我出去了，以便咱們隨時商討，我現苦於無商議的人！」

蔣連搖頭說：「我不敢，如那樣不成我和您一齊謀反了嗎？我絕不幹，我仍坐我的牢！」

張說：「我怎麼辦呢？苦無商議的人！」

蔣說：「您何不與蔣百里先生商議呢，他是比較客觀的人，也能擔待，我絕不敢！」

蔣鼎文自請又還押了，張學良匆匆而去，又過了三天，張學良將蔣鼎文提出說：「銘三兄：（蔣鼎文字銘三）您我是好兄弟，我現請您專機飛南京，報告我的真意，請您據實向政府報告，現西安仍掛的是青天白日旗，我並未投共，西安城內也無共黨的軍隊。我完全是兵諫！務請您辛苦一趟，因您是個正派人，不會添油加醋！只要接納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意見，事情便好解決！」

蔣說：「只要您信任我，我會據實而說！」
于是蔣鼎文即日專機飛南京，向行政院孔代院長及軍政部何部長報告後，又向蔣夫人報告。

蔣夫人見蔣鼎文問：「領袖現在安好嗎？」

蔣答：「據張學良說：領袖很安全！他說絕不會加害領袖的！」

蔣夫人又問：「如我到西安去，張學良會害我嗎？」

蔣答：「我想不會，如要加害，就不必叫我回來報告了，張學良的真意仍求趕快和平解決！」

蔣夫人問：「我決定明天和宋子文去西安，您敢和我同去嗎？」

蔣鼎文答：「我敢！」

蔣夫人說：「好！您快去準備明天和我同去西安！」

次日蔣夫人、宋子文、端納顧問、蔣鼎文等

專機飛西安，當飛機降落機場，張學良肅立迎候，執禮甚恭。

蔣夫人下機，見張學良第一句話先問：「領袖安好嗎？」

張學良立正恭答：「領袖很好！我張學良絕不敢做對不起夫人的事！」

蔣夫人臉色稍放說：「很好；我們先去看看領袖！」

張學良肅立應是，即親開車門，恭請夫人登車，同至新城大樓，與領袖擁抱而泣！稍停回顧身旁肅立之張學良說：「我要和蔣先生單獨談談

，您可去休息一下好嗎？」

張學良應：「是！」即敬禮而退！有楊虎城之特務營長宋文梅尚不識相，仍立左右不退，蔣公怒視宋文梅說：「你站此幹嘛？」宋文梅答：「奉命監視！」

蔣公怒吼：「奉什麼人命令？趕快下去！」宋文梅始連連應：「是！」而去！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貳百捌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冊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柒拾元合售貳百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叢書

壯遊八十年

陳廣沅 教授著
定價平裝 380元 精裝 450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教學生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精裝肆佰伍拾元，現已出書歡迎購閱。